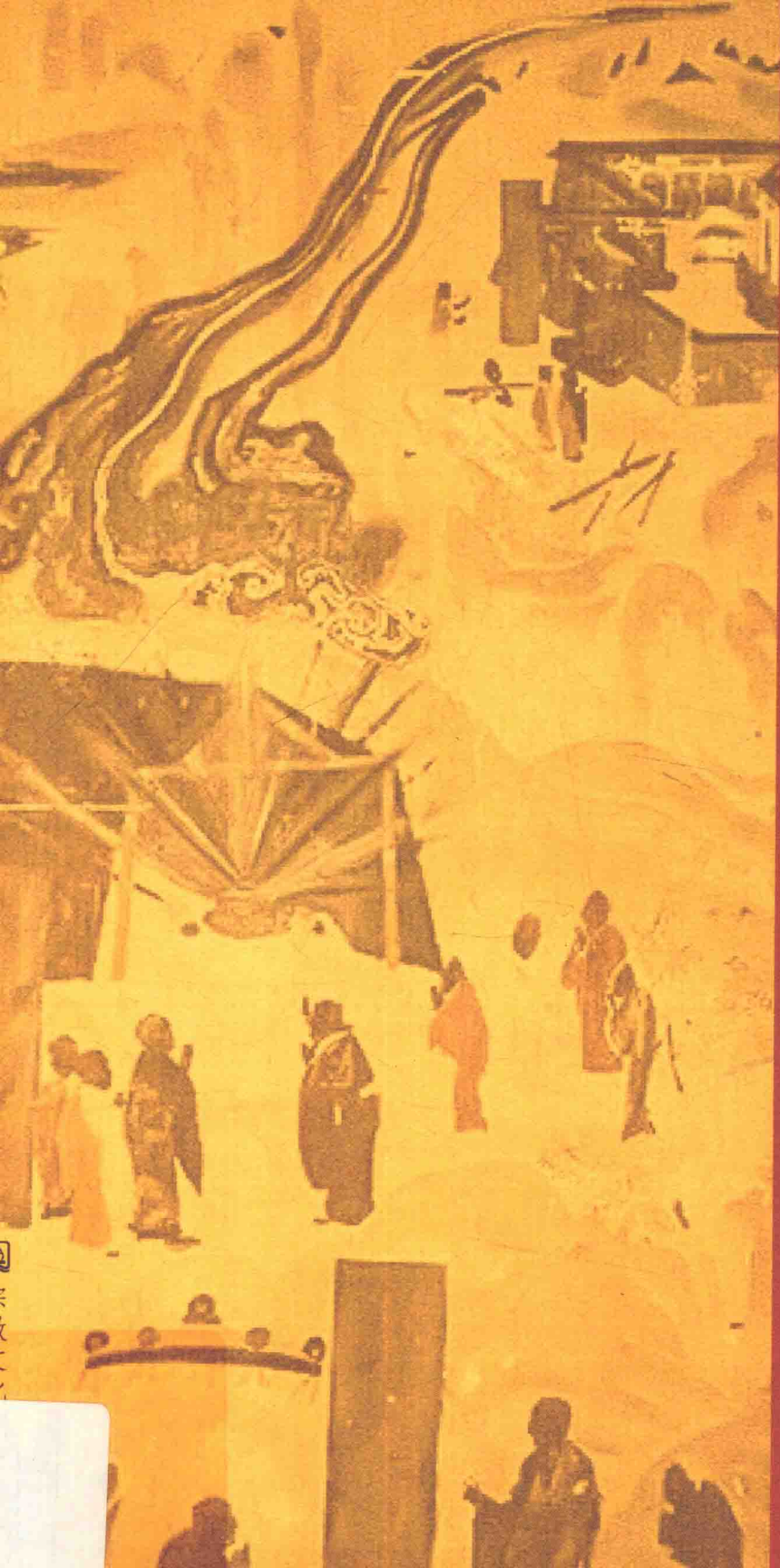


「一帶一路」高僧傳

楊劍霄 聖凱 編著



“一带一路”高僧传

杨剑霄 圣凯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带一路”高僧传 / 杨剑霄, 圣凯编著. --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5188-0637-9

I. ①—… II. ①杨… ②圣… III. ①僧侣—列传—世界 IV. ①B949.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22220 号

“一带一路”高僧传

杨剑霄 圣凯 编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 (发行部) 64095265 (编辑部)

责任编辑: 王志宏

版式设计: 武俊东

印 刷: 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版本记录: 787×1092 毫米 16 开 21 印张 250 千字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88-0637-9

定 价: 76.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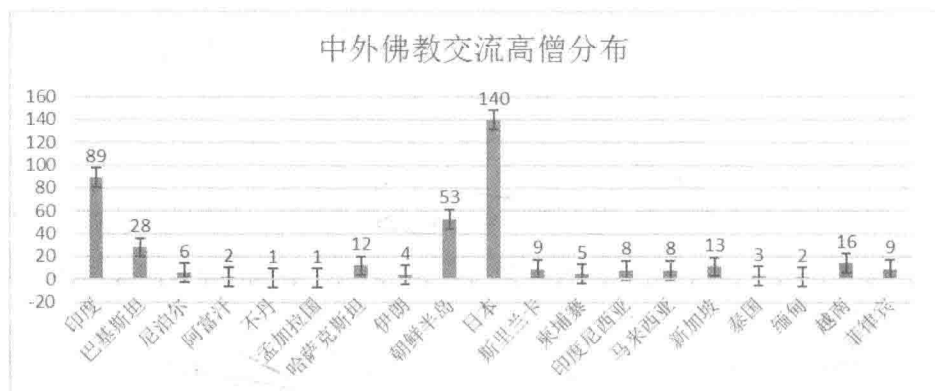
导 读 人能弘道与风月同天

——中外佛教交流的分期、特质与意义

宗教传播是推动国家、地域互动与发展的基本动力，特别是“一带一路”范围内，作为亚洲唯一世界性（国际性）宗教的佛教，正是将国与国连接成“共同体”的重要中介。由此，我们需要突破以国别、地域来看待佛教乃至文化、文明发展的传统视角，建立一种超越单一民族和国家界限，公正看待各个时代和地区一切民族建树的整体历史观。这需要通过跨学科、长时段、全方位地探讨和关注人类各层面的相互联系与互动，将人类思想领域、制度体系、社会生活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其实，毋庸置疑，将佛教作为一个整体，从交流史角度进行讨论是具有重大意义和研究价值的。但我们并不能将此问题仅仅停留在一个美好愿景的阶段，怎样实现目标才是问题的关键。

《论语·卫灵公》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解释说：“人外无道，道外无人。然人心有觉，而道体无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意即道本身无为无功用，人则是大其道的主体。我们如果将此理投射到佛教当中，依然适用。佛教并非凝然不动，其变化发展需要有灵明觉知的人来推动。而这种人与人推动的核心事件，就是“交流”，特别是不同文化之间，以佛教为中介的高僧之间的交流。同时，“中外佛教交流史”也更能呈现超越国家、时段、领域的佛教发展过程，也能表现出中外交流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动态内涵以及“佛教中国化”的全新诠释模式。另一方面，在现代学术系统内，自汤用彤先生以来，建立了以历代《高僧传》

为中心的佛教史写书范式。时至今日，我们依然是以僧传为本位建立佛教史的连续性，再用正史、金石、文学、造像等材料补僧传之缺。由此，在中外佛教交流史的讨论时，必须以僧传资料作为支撑。针对这一情况，本书在地域上选取了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日本、新加坡等十九个国家或地区；时间上从东汉佛法初传直至新中国改革开放（公元60-1978年），跨度近两千年，共计409位高僧。具体分布见下图：



就整体内容而言，中外高僧的佛教交流主要在以下五个层面展开：

第一，中外佛教思想层面的交流。佛教在世界宗教中，是以智慧的哲学思辨为特色。佛教的传入，不仅面临佛教中国化问题，更具有思想的吸收、改造，乃至回流、传播的过程。因此，需要以求法、译经、讲经的僧侣为中心，进行中外佛教思想交流的探析。

第二，中外佛教制度层面的交流。僧众本身就是“人-人”群体的实践主体，其社会生活的稳定性与一定意义的封闭性是来源于佛教制度的规范作用。实际上，无论戒律还是僧团管理制度，中国佛教都是在中外交流的互动中不断变化与完善，并最终影响到日本、韩国等其他国家、地区。而佛教对社会制度的影响，也是在这一交流过程中曲折完成的。

第三，中外佛教文化层面的交流。从印度至中国的悠久历史文化积淀，使得佛教充满文化蕴涵。中外佛教交流中，很多是出于文化品位的契合。因此，文化生活是中外佛教交流的重要内容与特色。

第四，中外佛教经济层面的交流。佛教天然地具有商业精神，在传播过

程中很多情况下与商队相伴。而佛教自身也需要经济来保障自身的发展。经济连接着信仰、制度、文化，是佛教的物质支撑，也是僧侣交流活动的最大支撑。

第五，中外佛教社会生活层面的交流。中外佛教的交流最终会进入各地区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蔓延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也由此成为原本具有文化差异的民众形成认同感的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中外佛教交流的五个层面并非静止的结构，而是在历史进程中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具体论之，分为三个大的历史时期。

一、佛祖西来与华夷激荡——中外佛教交流的输入与互动期

这一时期从东汉至南北朝（公元一世纪至公元589年），主要是佛教从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地，经西域传入中土的输入期，以及佛教与汉文化的互动期。

佛教传入汉地的历史一直扑朔迷离。相对可以确定的则是汉明帝夜梦金人和由此引发的迦叶摩腾、竺法兰进入洛阳，在白马寺译出《四十二章经》。当然，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汉明帝夜梦金人”逐渐从一个历史事件演变为文化意象。这点在康僧会的传记中就可以窥见。当时康僧会来到东吴弘法，官吏为此上奏孙权。孙权此时的反映正是汉明帝夜梦金人这一事件的演化结果。孙权说：

昔汉明帝梦神，号称为佛。彼之所事，岂非其遗风耶？

说完之后，其召康僧会诘问，有何灵验。这种对“汉明帝夜梦金人”的理解与使用，并不是仅仅将之视作史料引证。而是在面对外来宗教时，寻找到华夏社会对佛教的象征性回应，所以，“汉明帝夜梦金人”也成为华夏人的共同历史记忆，进而逐步内化为一种文化符号。

佛教从南亚、中亚地区输入中国，像埋了下一颗种子，逐步生根发芽，融入中国社会，并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这就是南北朝时期中国本土文化与佛教的互动阶段。佛教不断在形神关系、夷夏之辨等各个方面与中国本土文化进行交流乃至可以说是交锋。高僧们在这一过程中无疑是主角。如阇那崛多

的传记中记载了其翻译《十一面观音经》《金仙问经》等后，在北周建德年间，遭遇了北周武帝的毁佛运动。佛教遭受了很大的打击，佛门五众大都还俗。其中，武帝特别敕令把阇那崛多召回京都，重加爵禄，但却需要逼从儒礼。这种身份上的冲突是佛教进入中国后所经常面对的。实际上，最后阇那崛多秉性坚贞，宁死不从，北周武帝才愍其贞节，放他回家。他赖此得以四处安身，随方弘法。

日本著名学者谷川道雄主编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的基本问题》一书，其中收录了都筑晶子《六朝时代的江南社会与道教》一文，文中强调六朝时期的宗教正是潜藏在政治、经济活动的背后，导致时代与社会发生动摇的主要因素。他指出六朝时代出现“宗教共同体”的现象，是因为“古代共同体崩溃导致人们不得不离开共同体生活，由此带来了人们个性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孤独与不安，最终走向了与宗教相结合的道路”。所谓与宗教结合的共同体的形成，正是佛教中国化震荡后的结果。这一时期，鸠摩罗什被迎入长安弘法，求那跋陀罗自北至南传译佛法；法显也在西行求法后，从南印度经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回到建康；真谛从海路来华传译唯识典籍，并促成了摄论学派的形成；禅宗初祖菩提达摩也从南印度西来中华。

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中外佛教交流是以佛教输入中国并被中国社会接受为主的接受时期。佛教用语经过翻译的改造，成为汉语系统的一部分。随之，思想上，得益于翻译事业的蓬勃发展和西来高僧的弘传，佛教逐步被大众所接受，义学僧层出不穷，西行求法者更是络绎不绝。同时，文化层面的影响更是广泛。第一，医学的使用，是佛教刚进入中国最常见的传播手段，对中国本土医学也产生了影响，如陶弘景根据葛洪《肘后救卒方》三卷所作《补阙肘后百一方》就是引用佛典“医方明”而成；第二，建筑方面，摄摩腾、竺法兰两人自天竺到洛阳西门外立精舍，即白马寺，据说就是“依天竺旧状而重新建构”，还有尼泊尔式的白塔也兴于汉地；第三，音韵方面，鸠摩罗什就著有《通韵》的《悉檀章》，是印度“声明学”的最初级教本；第四，艺术方面，北魏时期佛教石窟造像兴盛，云冈、龙门蔚为大观，南朝的摄山也有千佛岩的开凿。

二、宗派林立与渐染华风——中外佛教交流的建立与输出期

这一时期自隋唐至宋代（581-1279年），主要是中国佛教的独立时期，也是以中国为中心，向朝鲜半岛、日本等东亚国家输出佛教的时期。

隋唐文化的开放与包容，在“高僧”为中心的精英佛教努力下，在隋文帝、武则天等“国家佛教”的意识推动下，僧众社会生活与儒家礼制影响下的生活传统实现了融合，“汉传佛教”的信仰表达方式与思想义理获得完善。但是，佛教传入“丝绸之路”则是一条商业文明与宗教文明的传播之路。唐中期以后，随着“安史之乱”，唐王朝趋向封闭和孤立主义，而且随着“丝绸之路”商业网络的瓦解，汉地佛教再也无法接受印度和中亚佛教等新资源。于是，都市佛教的颓败，佛教逐渐向非中心的地方扩散。

毫无疑问，造成这一局面的是中外佛教的交流，特别是中国与南亚、中亚佛教的继续互动。然而，这种交流与前一时期又有明显的不同。我们看到，在隋初唐年间，以玄奘为代表的一大批西行求法高僧，增进了佛教的交流。值得注意的是，这批高僧求法较多出于对天竺这一佛教圣地神圣性的向往。由这种神圣性，就随之带来了对圣迹瞻礼的向往和对佛学理论权威性的反本溯源心理。如我们在传记资料中，描述玄奘西行求法动机时云：

法师既遍谒贤，备咨其说，详考其理，各擅宗涂。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

玄奘的心理活动具有时代性。他对中土佛学理论的纷争莫辨是非，但其并未从论争内部出发探寻，而是溯源到具有神圣性的圣典不足，故“誓游西方，以问所惑”。随后，玄奘在刚刚出发时，也表现了这种心理：

贞观三年，将欲首涂，又求祥应。乃夜梦见大海中，有苏迷卢山，极为丽严。意欲登山，而洪涛□涌，不以为惧，乃决意而入。

这种对天竺“朝圣”心理的中外佛教交流模式展现的十分明显。然而，此情况在玄奘之后发生了转变。玄奘因为个人人格魅力的彰显，成为“中华民族脊梁”。由此，之后高僧的求法，开始出现从朝圣本身，向学习玄奘等人精神的追风心理转变的现象。如《宋高僧传》在描述义净求法动机时就说：

(义净)年十有五便萌其志,欲游西域,仰法显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风。

中国佛教的主体性因为高僧们的努力,逐步被唤醒。那么,随后宗派佛教的建立以及佛教中国化的完成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实际上,正是从这一时期起,中国佛教具有了“外放性”的性格特征,朝鲜半岛、日本等地开始接受中国佛教的输入。这种中国传统文化和大乘佛教融合后对外传播的中国佛教文化,被李志夫先生称作“亚洲文化运动”。这一运动的影响力,可以从村上专精在《日本佛教史纲·总论》中的一段话中得到体现:

在古代,朝鲜、中国以及远从印度的文化传到日本,许多大德、高僧为了弘布佛法,托身万里波涛,特地来到我国;此外,也有外国移民子孙,致力移植外国文明,直接影响到建筑、绘画、雕刻、医术、历算等方面,间接影响到政治,从推古朝的制度设施到大化革新,无一不是佛教影响之结果。

整体上看,这一时期,以鉴真为代表的高僧,和以圆测、元晓、最澄、空海为代表的入唐求法僧人,主要是进行佛教思想和制度层面的交流。如日本授戒仪式的建立,天台宗、真言宗的建立等。而文化等层面的影响还没有系统性的输出,仍然停留在中国与南亚、中亚地区的交流上。如艺术领域,隋代天竺僧人昙摩拙叉,善于书画,隋文帝时来华,遍礼中土阿育王塔。此后,昙摩拙叉来到成都洛县大石寺,刻木为十二神像。所刻的神像浑厚而有力道,一时享誉南北,为后人所师法。医学领域,唐代天竺僧人法月(653-743),梵音达磨战涅罗,曾游学中印度,通晓三藏与医方。开元十八年(730),由安西节度使吕休林表荐,于二十年抵达长安。贡献方术、医方、药草及《大威力乌枢瑟摩明王经》等。科技领域,开元九年(721),僧一行著新历,即《开元大衍历》五十二卷;而佛陀的瞿昙家族有五代在唐任职,尤其瞿昙罗司天台的太史令,作《光宅历》,任职三十四年,曾拜为皇朝太中大夫,死时赠太子仆。此外,根据辛德勇《中国印刷史研究》的分析,雕版印刷术产生最重要同时也是最直接的驱动力就是开元年间佛教的密宗信仰。

三、暗涌流动与风月同天——中外佛教交流的融合期与创生期

这一时期自中国元、明时期（1271）开始至今，主要是中国佛教制度层面的瓦解，以及同时以佛教为媒介各国家、地区之间在社会生活与文化层面的融合期。经历了这一融合，才创生了以佛教文化为基底的“一带一路”范围内的“共同体”。

元明时期的汉传佛教，在表面上看既无宗派新创，亦无译经事业。但是，其实内部暗涌流动。从佛教自身来说，从大寺院的修建和僧众受戒人数来看，元等历朝反而出现空前未有的盛况。明太祖朱元璋曾剃度为僧，或传清世祖在去世前曾出家。从这些可以看出，元、明二朝转换为清朝的过程中，汉传佛教确实深植于民心，在历史洪流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佛教自元代至清乾隆时期的五百年间，最大的特殊处在于藏传佛教一直立于至尊地位。虽然，藏传佛教受到当政者掌控，传法行动备受限制，对汉传佛教的弘扬并未造成极大障碍。但是，汉传佛教在思想上缺乏创新，而且明代以后诸帝整体上采取抑佛政策；虽明末万历因有祿宏、藕益、德清等三高僧重振佛门，丛林发展有所兴盛；入清后，禅门却在帝权掌控中渐趋于无力化。因此，僧众的“世俗化”影响表现在从日常生活、组织制度层面的影响力塑造，逐渐退回到度亡的信仰生活，即佛教“意义世界”丧失成为一种工具技术，即从“生活佛教”转变成“度亡佛教”。

但是，僧众社会生活“世俗化”，与僧众作为群体的数量没有必然关联。乾隆元年（1736）至四年（1739）颁发340112张度牒，佛寺共2396所；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汉地佛教的中心；西南、东南次之；而西北、广西等边区佛教比较衰微。因此，乾隆年间废除度牒制度前后，僧人数目并未发生太大变化。所以，僧众社会生活的核心不在于僧人的数量，而在于“制度嵌入”和“生活融入”；而僧众退出组织制度乃至社会生活，则是其“世俗化”的体现。

正因为此，这一时期的中外佛教交流主要离开了教法与制度层面，各地入华求法的僧侣，主要以参谒各大丛林的禅师为主；而外出传法的中国高僧也主要以禅法的弘传为主，更多在文化层面发挥着作用；又或直接投身到社会福利事业当中。前者集中在元明清时期中日的佛教交流上。特别是明清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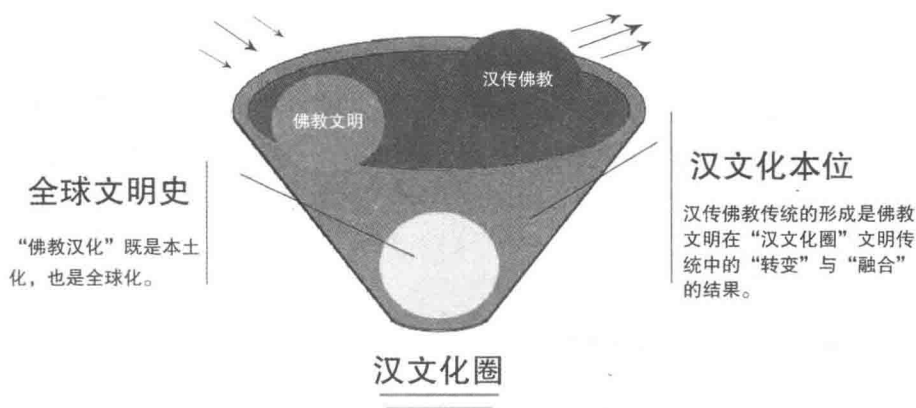
降，隆琦（1592-1673）在日本创立的黄檗宗影响深远。而黄檗宗为主的僧侣多擅长文章诗词、书法绘画。这无疑在文化的暗涌中，通过佛教连接着两国。明代日本僧人妙快在入华回国后，影响甚大。妙快擅长诗文，与义堂周信、绝海中津皆是有名的五山文学僧。清代僧人扬津，别号遵真，年少出家，参游诸方，擅长绘画。南明永历八年（1654），扬津随从隐元东渡日本，抵达长崎，登兴福寺，参禅辩道。其所留笔墨，为时人所重。又如清代僧人正鲲（1691-1774），清代僧人，三十二岁收到本师全岩来自日本的诏书，遂东渡日本。最初住于长崎福济寺，继承黄檗山第十五代法灯。正鲲除修禅之外，喜绘画，特别擅长墨竹。当然，除此之外，佛教医学依然是重要的交流内容。如清代僧人道亮（1608-1691），俗姓陈氏，字澄一，钱塘人。日本明历元年（1655），东渡日本，到达长崎，住兴福寺。道亮擅长医学，常年问诊给药，门下石原学鲁、国玄贞、今井弘济等，皆得其传。

另一方面，近现代以来，中外佛教交流扩展到了马来西亚、新加坡、柬埔寨等以往并无太多佛教联系的东南亚国家。如最早赴南洋的妙莲，即福建省归化县人，在鼓山出家，后在马来西亚建立了第一所佛寺——槟城极乐寺。此后，经竺摩法师的倡议，马来西亚有“马来亚联邦佛教总会”的组织。总会又创立马来西亚佛学院，发行杂志《无尽灯》，而且总会也积极参与社会救济事业。新加坡最早的寺院是清末创建的双林寺，1913年又有厦门南普陀寺的转道兴建普陀寺。而新加坡最具规模的光明山普觉寺也是由转道创建。菲律宾的佛教建设相对晚一些，1931年，马尼拉华侨界信仰佛教的人士组织了旅菲中华佛学研究会。1937年，佛教会会长吴江流派代表到厦门南普陀寺礼请性愿南渡菲律宾弘化。之后性愿出任马尼拉信愿寺首任住持，并带领弟子在菲律宾弘传佛教。

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中外佛教交流主要在文化领域和社会福利事业这两方面展开。但逐渐作为共同文化基底的佛教让各国家、地区之间具有了融于血脉的亲缘性。也正是这种长期积淀的亲缘基础，保证了整个“一带一路”范围内共同体的建构工作。

综上所述，中外佛教交流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样态。而可以看到，我们所关注并不限于传统意义上的“高僧”或“名僧”，而是扩及方方面面；其实践的生活方式，亦不限于经典和观念的剖析，更是落实于生活的“身体实践”。不同时期有关僧众的宗教叙述，就是记录了这个时代的“宗教人”转凡为圣——“转依”的轨迹，也是广度众生的空间活动历程。这里中外佛教交流中的“高僧”，并非个人意义的“高僧”，而是一种具有共同意义追求和制度规范的“宗教共同体”。同时，僧传的“高僧”其实也不是平常所谓的“精英佛教”人物。“精英佛教”重视译经、义解、习禅、明律等类别僧人的研究，这是一种政治史、思想史或文化史的研究视野；但是，从宗教社会学来看，“神异”或“感通”“亡身”或“遗身”、诵经或读诵、兴福、唱导、护法等类别僧人，更能体现佛教作为宗教、僧众作为“实践主体”的特征。

那么，以这种被重新定义的“高僧”为载体，我们可以从全球文明史的视角重新反思佛教中国化和佛教全球化——这对一体两面的问题。借此，中外佛教交流史就成为我们全面理解汉文化和佛教文明的基本保障。



目 录

导 读 人能弘道与风月同天 / 1

第一编 印 度 / 1

迦叶摩腾 2 / 竺法兰 3 / 竺佛朔 4 / 昙柯迦罗 4 /
竺律炎 5 / 竺佛调 5 / 竺长舒 6 / 慧理 7 / 慧叡 7 /
昙摩崛多 8 / 耆 域 8 / 昙 纂 10 / 昙无讖 10 /
僧伽罗多哆 11 / 智 猛 12 / 闍那耶舍 13 /
僧伽跋摩 13 / 惠 生 14 / 求那毗地 15 / 支法领 16 /
求那跋陀罗 16 / 般若流支 17 / 菩提达摩 17 /
智 药 19 / 达摩摩提 19 / 佛陀扇多 19 /
耶舍崛多 20 / 昙摩伽陀耶舍 20 / 菩提流支 20 /
勒那摩提 21 / 闍那崛多 22 / 闍提斯那 25 / 迦佛陀 25 /
智 周 26 / 昙摩拙叉 26 / 达摩笈多 26 / 波 颇 27 /
迦叶师 28 / 阿难律 29 / 木 叉 29 / 宝 掌 29 /
玄 奘 30 / 伽梵达磨 33 / 那 提 33 / 遍照护 34 /
智 弘 34 / 日 照 34 / 罗 岷 35 / 慧 智 35 /
阿地瞿多 36 / 法 月 36 / 义 净 36 / 师 鞭 38 /
般刺若 38 / 般刺蜜帝 39 / 佛陀达摩 39 / 慧 日 40 /

善无畏 40 / 金刚智 41 / 菩提流志 43 / 善部末摩 43 /
 信 胄 44 / 寂 默 44 / 道 琳 44 / 灵 运 45 /
 末底僧诃 45 / 密 多 45 / 掘 多 46 / 弥陀山 46 /
 法 天 46 / 仁钦桑波 47 / 琼波南交巴 47 / 施 护 48 /
 慈 贤 48 / 怀 问 49 / 继 业 49 / 卓弥·释迦益西 49 /
 不动金刚 50 / 道 圆 50 / 法 护 51 / 金刚仙 51 /
 日 称 52 / 光 远 52 / 觉 称 52 / 叶哈啰悉利 53 /
 苏陀室利 53 / 元 一 53 / 桑渴巴辣 54 / 源 修 54 /

第二编 巴基斯坦 / 56

佛图澄 57 / 僧伽跋澄 58 / 僧伽罗叉 59 / 僧伽提婆 59 /
 昙摩耶舍 60 / 智 山 62 / 卑摩罗叉 62 / 鸠摩罗什 63 /
 弗若多罗 65 / 昙摩罗 66 / 昙摩蜜多 66 / 毗目智仙 68 /
 求那跋摩 68 / 佛陀什 70 / 智 严 70 / 师 贤 71 /
 佛陀耶舍 71 / 昙无竭 72 / 那连提黎耶舍 73 /
 毗尼多流支 74 / 佛陀多罗 74 / 佛陀波利 74 /
 悟 空 75 / 般 若 76 / 莲华生 76 / 玄 照 77 /
 玄 会 78 / 天息灾 78 /

第三编 尼泊尔 / 80

昙 果 81 / 佛驮跋陀罗 81 / 益希旺波 82 / 阿尼哥 82 /
 板的达 83 / 释迦也失 83 /

第四编 阿富汗 / 85

慧 生 86 / 僧 隆 86 /

第五编 不 丹 / 87

洛热巴·旺秋尊追 88 /

第六编 孟加拉国 / 89

阿底峽 90 /

第七编 哈萨克斯坦 / 93

康 巨 94 / 康孟详 94 / 康道和 94 / 康僧铠 94 /

慧 持 95 / 阿那摩低 95 / 法平、法等 96 / 明 达 96 /

智 嶷 97 / 道 仙 97 / 法 藏 98 / 僧伽跋摩 100 /

第八编 伊 朗 / 102

安世高 103 / 安法钦 104 / 安法贤 104 / 昙 谛 104 /

第九编 朝鲜半岛 / 105

顺 道 107 / 玄 光 107 / 圆 光 108 / 般 若 109 /

圆 测 109 / 道 证 110 / 圆 胜 110 / 慈 藏 111 /

阿离耶跋摩 112 / 慧 业 112 / 玄 太 112 /

玄 恪 113 / 义 湘 113 / 元 晓 114 / 迦 智 115 /

圆 安 115 / 无 相 116 / 昙 一 116 / 地 藏 117 /

太 贤 118 / 真 表 118 / 道 允 119 / 无 漏 120 /

觉 体 121 / 大 茅 121 / 慧 轮 121 / 金 师 122 /

元 表 122 / 洪 直 122 / 彦 忠 123 / 顺 璟 123 /

智异山 124 / 无 染 124 / 梵 日 125 / 谛 观 126 /

慧 炬 126 / 道 育 127 / 元 衲 127 / 令 光 127 /

玄 讷 128 / 百 岩 128 / 卧 龙 128 / 清 院 129 /

智 异 129 / 慧 清 129 / 龟山和尚 130 / 义 通 130 /

义 天 131 / 灵 鉴 131 / 坦 然 132 / 指 空 132 /

景 闲 133 / 满 空 133 /

第十编 日 本 / 134

鉴 真 135 / 荣 叡 138 / 普 照 138 / 仁 韩 139 /

法 载 139 / 如 宝 139 / 法 进 140 / 思 诤 140 /
 昙 静 141 / 云 静 141 / 慧 云 142 / 法 颢 142 /
 义 静 142 / 道 璿 143 / 智 藏 143 / 道 慈 143 /
 道 昭 144 / 玄 昉 144 / 智 首 145 / 忍 基 145 /
 最 澄 146 / 空 海 147 / 义 真 149 / 圆 仁 149 /
 圆 珍 150 / 圆 行 151 / 圆 载 151 / 修 荣 152 /
 真 如 152 / 慧 鐸 152 / 能 光 153 / 日 圆 153 /
 成 寻 153 / 了 心 155 / 德 悟 155 / 宏 海 155 /
 济 宝 156 / 法 心 156 / 思 顺 156 / 惟 仙 157 /
 湛 慧 157 / 觉 阿 157 / 绍 良 158 / 寂 照 159 /
 裔 然 159 / 明 全 160 / 澄 圆 160 / 重 源 160 /
 绍 仁 161 / 荣 西 161 / 俊 苾 163 / 道 元 164 /
 荣 尊 166 / 普 宁 166 / 道 祐 167 / 辨 圆 167 /
 觉 心 167 / 寂 圆 168 / 院 豪 168 / 普 门 169 /
 正 念 169 / 敬 念 169 / 慧 晓 170 / 圆 范 170 /
 一 宁 170 / 子 昙 171 / 道 隐 172 / 仁 恭 172 /
 妙 胤 172 / 宗 嘉 173 / 智 曜 173 / 道 壬 174 /
 德 济 174 / 德 琼 174 / 慧 日 175 / 正 澄 175 /
 妙 谦 176 / 义 天 176 / 梵 仙 176 / 聪 秀 177 /
 印 原 177 / 通 彻 178 / 契 闻 179 / 士 偲 179 /
 全 快 179 / 省 吾 180 / 德 久 180 / 祖 能 181 /
 妙 积 181 / 本 净 181 / 清 昙 182 / 元 选 182 /
 妙 在 182 / 启 原 183 / 中 津 183 / 德 俊 183 /
 道 成 184 / 宗 泌 185 / 元 志 185 / 良 佐 186 /
 妙 快 186 / 祥 登 187 / 德 始 187 / 如 拙 188 /
 超 然 188 / 如 定 189 / 超 元 189 / 隆 琦 189 /
 性 乾 191 / 海 天 191 / 道 亮 192 / 性 机 192 /
 戒 琬 192 / 木 庵 193 / 如 一 196 / 性 善 197 /
 性 莹 197 / 道 宗 198 / 道 收 198 / 定 琛 198 /

性 澈 199 / 道 和 199 / 宗 谧 200 / 扬 津 200 /
 宗 泽 200 / 海 润 201 / 雷 音 201 / 海 权 201 /
 海 脉 202 / 元 昶 202 / 道 章 202 / 寂 威 203 /
 寂 透 203 / 广 昌 203 / 正 鯤 204 / 净 达 204 /
 芳 圃 204 / 大 勇 205 / 弘 一 208 / 持 松 213 /

第十一编 斯里兰卡 / 217

法 显 218 / 僧伽跋弥 219 / 铁萨罗 220 /
 金刚三藏 220 / 不 空 220 / 义 朗 222 / 僧 哲 222 /
 释迦弥多罗 223 / 含 光 223 /

第十二编 柬埔寨 / 225

那伽仙 226 / 僧伽婆罗 226 / 曼陀罗仙 227 /
 真 谛 227 / 须菩提 228 /

第十三编 印度尼西亚 / 229

若那跋陀罗 230 / 沙罗笈多 230 / 辨 弘 231 /
 道 宏 231 / 常 慙 231 / 会 宁 232 / 无 行 232 /
 怀 业 233 /

第十四编 马来西亚 / 234

法 振 235 / 妙 莲 235 / 志 崑 236 / 镜 奩 237 /
 华 山 239 / 慧 僧 240 / 明 妙 241 / 智 通 242 /

第十五编 新加坡 / 244

转 道 245 / 转 岸 247 / 转 解 248 / 本 道 249 /
 广 洽 251 / 宏 船 253 / 优 昙 256 / 慧 平 257 /
 广 义 258 / 常 凯 259 / 演 培 262 / 谈 禅 265 /
 隆 根 266 /